

灯花眉黛付多情

孟 晖

中国传统的爱情戏中，一对璧人一见钟情，找个机会互相试探，是必有的关目。在我看来，《娇红记》中的《分烬》一折尤属其中之上品。

这一折的基本情节并非明代戏曲家孟称舜的发明，而是存在于更早的《娇红记》小说之中。不过，对我们习惯现代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无论是小说中的描写，还是戏文里的荡漾铺陈，都过于陌生，以致难以领会。男主角申纯以“谢诗”为名来到娇红的闺房，撞见她正在画眉，具体方式则是“把灯烬搯着眉儿”。申生于是问：“敢问这是灯煤耶，烛花也？”娇红回答：“灯花耳。妾用意积之，近方得之。”估计大多数当代读者的反应都会是，他俩在说啥？

密码存在于《事林广记》一书中，这本产生于南宋时代的“生活知识实用书”传授了“画眉集香圆”的做法：“真麻油一盞，多着灯心搓聚，将油盞置器水中，焚之，覆以小器，令烟凝上，随时扫下。预于三日前用脑、麝脑浸少油，倾入烟中，调匀，黑可塗漆。一法：旋剪麻油灯花，用，尤佳。”原来，眉妆用品的传统制作方法，与书写用墨在原理上一样：把多条灯芯线紧紧

搓成一个粗条，置于灯碗内，注满生芝麻油，然后让这个灯碗半浸在水中，由此降温来减慢油烟挥发的速度。点燃粗灯芯，再将一个小碗之类的容器倒扣在灯碗上，这样，灯芯燃烧形成的油烟就会附着在倒扣器的内底上，随时注意将这些油烟扫下、仔细收集起来。提前三天，以龙脑、麝香泡在少量生芝麻油内，令油浸得香气，然后把收集到的灯油烟与这香油调匀在一起，形成黑色的油膏，捏成小圆球，就是“画眉集香圆”，其效果比乌漆还黑。

据《武林旧事》，在南宋临安，“画眉七香丸”(即“画眉集香圆”)已经形成了商业化的生产和流通。不过，女性也可以在家中动手自制此般“画眉墨”，南宋人华岳有《田家十绝》描绘当时农家的生活状况，其中就有句云：“画眉无墨把灯烧，岂识官妆与翠翘”——农家女子没有途径买墨画眉，就点起油灯，采集油烟，作为对策。

然而，《事林广记》中还有这样一句：“一法：旋剪麻油灯花，用，尤佳。”浸在油内的灯芯——也就是近代俗称的“灯捻儿”，会逐渐烧焦成黑炭，叫“灯花”。灯花多了便影响火焰的亮度，所

以需要时而剪去，本来是传统生活中的一个小麻烦。但是，古代女性居然把这种丝或麻——以及明清时的棉——线的余烬开发成化妆品！她们发现，把此般灯烬收集起来，画眉的效果比灯烟做成的集香圆效果更佳！

搞清了这一技术背景，我们才能明白《分烬》一折里那些道白与唱词的含义。申生问娇红，你画眉用的是“灯煤”还是“烛花”？“灯煤”是指烧灯取烟后制成的眉黛，即画眉集香圆的做法；“烛花”则是说蜡烛中的芯线燃余的残烬。娇红回答，两者都不是，而是“灯花”——油灯中灯捻儿的残烬。《事林广记》中提出，芝麻油灯捻儿之炭烬于画眉效果最佳，《娇红记》显然熟悉并同意这一观点，并试图利用这套观念来刻画女主角娇红的细心与优雅，所以强调她用的既不是灯油烟，也不是蜡烛芯烬，而是公认的优选品。

由此，也就明白何以这一折叫“分烬”，因为娇红把少许香油调入油捻儿烬，制成软膏状的画眉妆品，而申生向她讨要，借口是要用这难得的眉黛代替墨，去写一封家信。剧情随之而风光旖旎，每一环的进展都出乎观众想象，都

是又露骨又遮掩的互相挑逗。先是双方借着兰烬眉黛，以言辞拨撩，然后娇红应申生索要，用手指挖出一半黛膏，分装于另器，指尖因此染了黛污，便以双关的语气，假意嗔怪：“都是因为你才会这样，你不要没事人一样啊！”说着竟将手指直接在申生的衣服上擦拭。申生也立刻回应：“这个指痕印，我绝对要永远保留着，视如定情的礼物啊！”下一刻则是固定套路，一旦男子如此直白，小姐就立刻变了脸，发怒说“我对你兄妹相待，你却对我轻薄”，然后威胁要去向父母告发。公子则赶紧赔罪，下跪求饶，并慌忙离开。这让娇红却又担心，她这一番严词说教会引发对方的误会。

“几许兰烬积久成，殷勤一半付多情。”油灯捻儿的焦烬竟能成为少年男女彼此试探感情的媒介，真佩服古代文人的才华。不脱衣服不裸体，甚至没有肌肤的直接接触，但却让写作者、表演者、读者和观众都被激发起不安分的情绪，脸热心痒，跃跃欲试，这要算传统戏曲的一大成就，也是最迷人的成就之一。

难怪《娇红记》在清代列为禁毁书目啊。

短短三天的克里特岛之行，仿佛真回到了古老欧洲文明的摇篮，心中充满了留恋和感慨。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临离开前我们还见证了一个爱情故事。

在 Alamo 租车公司送客人去机场的旅行车上，我们遇到了一对恋人。后来才知道，小伙子原来也是土生土长的克里特人，学校毕业后到外地工作。这次过圣诞节,带着女友回去见自己的父母家人。

车上一路无话，爱琴海边的夜色，安谧而美妙，足以令人屏声宁息。

但忽然间，完全出乎意料，坐在前排的姑娘迅速地转过身来，用英语问我：“How to say in your Chinese language, I want to marry you?”

这一问毫无铺垫，未免突兀。我一愣，但很快本能地做了最直接的翻译。几乎是同时，那美丽的姑娘转回去，冲那小伙子重复了我的中文翻译：“我想嫁给你！”于是，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这真是让我喜出望外！

我们古老而丰富的汉语，居然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帮助这位希腊姑娘勇敢说出了她也许一直想说，却始终终于启齿的愿望。我这个简单化的——未区分“嫁”、“娶”的翻译，或许已算不上错误了。如果是错误，也应该是一个“浪漫的错误”吧。

也许正是此次克里特之行，让姑娘最终做出了这美好的决定。以我们在克里特所经历的一切，我想，她是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克里特人的友善、周到、谦谦君子之风，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古道热肠，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所应该有的样子。作为同样拥有伟大古代文明的中国人——特别是受到资本主义商业化游戏规则影响和熏染至深的当代中国人，这一点感受，甚至会尤其强烈。

就说那家 Alamo 租车公司吧，在克里特机场附近的这个摊位，其实只有两个职员，而两人事实上承接了三家连锁租车公司的分支业务。但他们把所有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确实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一下飞机，因为太不熟悉，我们开始并没有找到 Alamo 究竟在哪里。打 Expedia 网上留的电话，才知道，他们已经根据航班到达的时间，在机场到达口等了我们有半个小时。因为没等着，就又回到公司“守株待兔”。于是，一接到我们的电话，三分钟内，他们的车就到了。

真正让我们尴尬——或者不如更准确地说——感动的是，我们仅仅花 200 欧元押金，就“租”走了一辆宝马座驾。在我们三个人的三张银行卡都无法刷卡、无法做任何信用担保的情况下，他们仅仅看了一下护照，连复印件都没留下一份，居然就让我们把这辆宝马车开走了。而我们网上预约的，其实是一辆远为便宜的、最基本款的福特车。

如果按照完全的商业游戏规则和现代公司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租给我们车，大概我们也毫无理由有什么怨言。取车时，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车场上明明停着现成的远比宝马廉价的其他品牌的车。但是，这两个仿佛来自古代的平凡而高贵的克里特人，他们却以他们对人的高度信任，以及他们充满古风的待客之道，把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车给了我们。把他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服务，给了我们。我们在克里特所走的最有收获的地方，也是他们在地图上细致标出，甚至在 GPS 上事先输入的。

这真的不仅仅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聪明”，而确实是一种来自古希腊人的高贵，一种对他人的信任。而这对他人的信任和尊重，也是一种内在的自信和尊严，无法用数字和金钱计算的自信和尊严。

我们是幸运的，一踏上克里特岛，就真切感受到了这种平凡的高贵，一种在现代市场逻辑和运作中异常稀缺的高贵，一种长久离我们远去的、似乎古代人才有的高贵！

事实上，我们在克里特岛上的所有行程，几乎都体会到了这种稀缺但异常宝贵的品质。

因为冬季，我们下榻的地方哈尼亚 (Chania)，游客并不多，但预订时我们完全没有关注其星级标准的宾馆 (Porto Veneziano Hotel)，提供的却依然是完全超出国内五星级饭店水准的服务。圣诞之夜，宾馆老板 Yannis Platsidakis 先生和妻子甚至亲自出现在了一楼的酒吧里，和所有客人一一握手致意。当天晚上，酒吧里还特别安排了“圣诞钢琴独奏音乐会”，而酒水和丰盛的点心则是免费的。第二天早晨的早餐，则几乎让我们感到像个国王。我们还亲眼看到，一对分别来自日本和新加坡的姑娘，甚至在那里边用早餐边聊天达四个小时之久，还是没有离去。

记录下这一切，与其说是在记录对克里特的美好回忆，不如说，是在表达对希腊发自内心的祝愿和期待，乃至发出疑问。这也就是在悄悄对自己说，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希腊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如今那令人失望的一面，也应该看到那曾经有过如今也不应该就此死去的高贵的诗，诗的高贵。那远远超越于庸常算计，超越于市侩逻辑，超越于现代意识形态的一切。所有这一切，都应不仅仅高高地在雅典卫城上，在巴台农神庙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在荷马史诗里，也应在克里特岛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每个人平凡而伟大的生命故事之中。

张 辉

——克里特印象记

这才是希腊？

倘若说，一个宾馆之所以这样做，还只是他们的本分，只是他们应该有的了不起的为商之道；那么，我们在去雷西姆农 (Rethimone) 的途中所受到的款待，就更让我们由衷地敬佩克里特人了。

快到雷西姆农的时候，我们一行五人，都想找一个地方上个洗手间以便“休息养机”。于是，便在一间简陋的加油站门口停车，问一位先生洗手间的位置。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英语并不十分流利的中年克里特人，却不假思索地把我们引到了他的家里，让我们在那里“方便”，毫不介意我们是几个东方面孔的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毫不介意当天正是圣诞节，也毫不介意我们根本没有在他那里加油的意思。

更让我们感动的还不只是这些。过了一会儿，这位先生带着孩子出去了，而他的夫人则为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杯矿泉水和一杯最具希腊特色的 Ouzo 茴香酒。可以想象，我们当时是多么地意外而汗颜，又是多么地激动。正在这时，那位先生带着孩子回来了，他的手上捧着一包希腊甜点，一定要我们每个人尝尝他刚刚买回来的圣诞礼物……

这一次短暂的克里特岛之行，不是没有遗憾，至少我们专门驱车去依拉克里翁 (Eraklion)，却因为节日原因，并没有看到古老的米诺斯迷宫遗址；也同样由于节日的原因，我们也没有去成拜占庭博物馆，以及海事博物馆；在哈尼亚老城，我们也只逗留了一天多，没有更多时间走走那里的大街小巷，那里的教堂、书店和犹太人住地，没有能充分地欣赏那里的海景，更没能下海。

但这次短暂的克里特岛之行，却给我留下了最难忘的记忆。除了上面这些终生不能抹去的回忆，我也不会忘记，平安夜我们所偶遇的民间歌舞表演，以及圣诞第二天数千人穿着红色圣诞老人服装所举行的全城大游行。我也不会忘记，在雷西姆农，当我们迷路时，是一位当地的司机专门开着车把我们带到了大路上。不会忘记，那天去 Thersso，去那个雪山下的小村庄，在那里，我们参观了一个 1905 年希腊革命纪念馆，并在那里吃了只加盐其它什么都不加用火烤熟的羊肉。而介绍我们去这个地方的，是 Porto Veneziano 宾馆的一位服务员，她有一个美丽的希腊名字，翻译成中文是——“诗”。

之所以记录下这一切，记录下这次难忘的克里特岛之行，我想，也都跟我心中“诗的希腊”有关。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有意遗忘掉雅典奥莫尼亚广场令人难堪的不安全氛围，遗忘掉那里的难民潮，那些略显破败的街道、商店和楼房，以及晚上不太敢坐的地铁。更不意味着我们将无视希腊所正在发生的严重的经济危机，无视这个伟大的古老文明所正在经受的严峻考验。

从希腊回来，我们也许更加不能回避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真的要牺牲古典的美德，以获得现代性的效率与进步吗？苏格拉底意义上对“美好生活”的追问，注定永远与资本主义伦理水火不容吗？希腊的悲剧，到底是现代性不够充分的结果，还是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失败？

记录下这一切，与其说是在记录对克里特的美好回忆，不如说，是在表达对希腊发自内心的祝愿和期待，乃至发出疑问。这也就是在悄悄对自己说，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希腊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如今那令人失望的一面，也应该看到那曾经有过如今也不应该就此死去的高贵的诗，诗的高贵。那远远超越于庸常算计，超越于市侩逻辑，超越于现代意识形态的一切。所有这一切，都应不仅仅高高地在雅典卫城上，在巴台农神庙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在荷马史诗里，也应在克里特岛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每个人平凡而伟大的生命故事之中。

这才是希腊？

2017 年 1 月 2 日
记于德国图宾根

『通过一幅画，表现一出戏』

——形神兼备的朱刚戏曲人物

祝君波

认识朱刚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他在上海声像出版社任职，从事绘画、设计和编辑业务，直至任总编辑。那正是上海声像的黄金时代，产品占全国市场的 15%，朱刚的设计也声名远播，在业界颇有名望。

但真的看到他的戏剧水墨画，还只是几年前的事，我注意到有几家拍卖公司如保利的图录登了朱刚的拍品，一问还真是此朱刚，而且价格拍得也不错，可以说我是由关注市场行情从而关注起朱刚和他的艺术的。

朱刚学过西画和中国画，在两方面都有基础，并且历史上也创作过一些主题作品，参加过大展，得过一些奖。但近十年他还是术有专攻，自觉地把创作指向戏曲人物画，挖掘传统的戏曲资源，推陈出新。

众所周知，戏曲人物画界名家云集，精品迭现，林风眠、高马得、关良等大家都很有精彩的奉献。这是因为古典戏曲尤其有昆昆与中国画都是中国的国粹，一个是表演艺术，一个是平面艺术，但它们又有很多相联系的地方，所以吸引着很多高手来挖掘这一富矿”。而朱刚也从此切入，追寻他的艺术道路，来表达自己的艺术理想。

朱刚是个戏迷，他是真心喜欢戏曲，而不是为了剧照来创作。本来就爱看戏的他，对着画好戏曲人物，又看了大量的戏，还常常找到演员作进一步交流，从中加深对戏曲的认识、感悟，找出最感动自己的地方和瞬间。他说：“要表现人物的个性特点，抓取他将动未动的姿态，甚至要透过一个人来表现一段故事，就不可以只画你眼睛所看到的美的表象。”书法有“意在笔先”之说，要画好戏曲人物之“意”，在看戏、懂戏、知戏，没有这样的准备，是不可能画好画的。

看戏之余，还要研究前人的戏曲人物画艺术，从中借鉴并创新。近代的戏剧人物形成了写实和写意两大脉，写实派以同光年间沈蓉圃为代表，写意派以关良、高马得为代表。前者注重还原人物的形象，后者以夸张、写意的笔法刻画人物的神态。朱刚深知，亦步亦趋不可能逾越艺术高峰，今人只能学习中从借鉴其艺术精髓，为己所用。经过无数次的思考、探索，他选择了把写实与写意适度融合的绘画道路。

形神兼备，重在传神，这是中国戏曲也是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共性和真谛。中国戏曲，在舞台上一招一式最讲究传神，而中国人物画也贵在如此，尤其注重人物的神态和眼神。而传神又离不开人物的造形，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既能分辨出这是哪出戏的人物，

又能从这一瞬间，表达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朱刚的《藏舟》、《佳期》中人物的神情，都画得很到位和很动人。而《借茶》中男女主角眼神的对视、交流，也让人读出无限的深意。

写实和写意技法并用，中西融合，也是朱刚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戏曲人物，往往面部刻画细腻，甚至运用明暗的造型原理，以接近人物本真；而衣纹、服饰、姿态，又常运用中国画的技法——白描的线条，大块面的写意渲染，简约而富有墨韵。《杜丽娘》的画风就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风格，人物的衣袖和肢体，画得灵动、轻盈，富有水墨的节奏感。《霸王别姬》中的虞姬面部刻画细腻、传神，借鉴了西画的写实笔法，但发髻又运用了墨晕。《卖书纳媚》中人物的墨色渲染，由深到浅，也发挥了水墨的长处。

朱刚说：“我画戏曲人物画，想要追求的境界，是能通过一幅画，表现一出戏”。画是静态的，而戏曲表演是个过程，是动态的，如何从动中摄取静的片段，又表现出一种动的味道，进而展现出全剧的发展和本质，是画家面对的挑战。朱刚笔下的《评雪辨踪》《送京娘》《牡丹亭》《西厢记》等等，选材、构图均能抓住全剧的典型，以“一叶知秋”的典型场景表现出全剧的特征，舞台上流动的时间因此而停留在这动静结合的瞬间了。

朱刚的水墨戏曲人物是他对戏曲美的理解、展示和传播，让人在欣赏之余既增长了戏曲知识，也获得了别样的美感。另一方面，就美术作品而言，朱刚的戏曲人物也很有自己的特点，尽管这只是他的阶段性成果，却也足以展示出他的艺术个性和发展前景。

2017 年 3 月

刊头作品为朱刚戏曲人物画

上图：《借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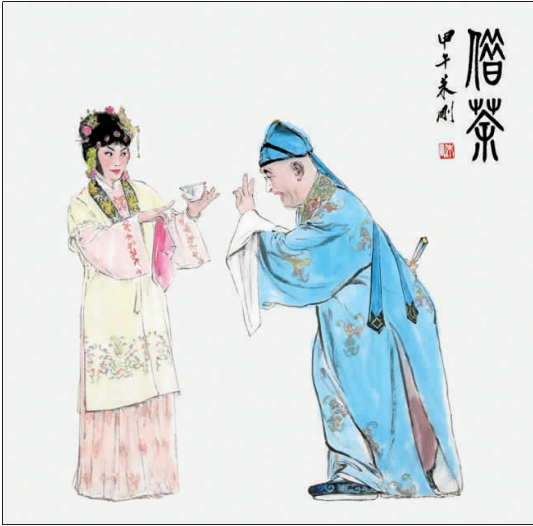
下图：《卖书纳媚》

前不久，我与文艺界的几个老朋友相约聚会。有的朋友多时不见，我想和他们多说几句话，所以早早赶去。

我原以为，这些朋友大都八十多岁的人了，垂垂老矣，定会老态龙钟。想不到，这些朋友们虽有些老态，步履不如当年，但碰面后，见他们都神清气爽，谈笑风生。心中感到快慰。

互相问候之后，便天马行空，争先恐后地聊起来。主要谈如何面对生老病死、如何过好晚年的话题。不知谁先说起曹操晚年写过一首诗叫《龟虽寿》，其诗曰：“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用正反两方面的比喻，说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如果无所作为即便长寿也无意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强调一个人到晚年了，也还要有积极进取精神。

有人从曹操这首诗，联想起了《文艺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四条汉子”。今天聚会，几位悉数到场。阎纲出道较早，当年曾和冯牧、刘锡诚主编了一套《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把文艺评论界十几位老中青写手联络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合力，成了文艺评论界的一支劲旅。阎纲自己出过多本评论集，如今虽 85 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写了一部一百五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式的文字，现已出版。这部书为新时期文艺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刘锡诚 82 岁，出版



老朋友

缪俊杰

过《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等评论集。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文化学者”，潜心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对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得深入，写了一部近百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他还写了几部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和散文集《芳草萋萋》，自称“文学边缘”，但对于了解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的人和事多有记载，也不失为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史料。陈丹晨 86 岁，但风采依旧，身板挺直。他除了写当代文学的评论，还潜心研究巴金，出过几部有关巴金的著作，近年来经过修订，补充了许多宝贵材料，以《巴金全传》之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在巴金研究的诸多论著中，是较有分量的一部。谢永旺 84 岁，写过很有创见的“中间人物论”等文章，主持过《文艺报》工作，对文学评论是有过较大贡献的。只是近年体弱，医嘱不能过分劳累。但他思想上很乐观，生活上很有规律，想来也是“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

闲谈中，刘锡诚插了几句话，说：“小缪比我小一岁，也已步入八十了，还与当年年青人‘比拼’，连续出版了

《烟雨东江》、《望穿秋水》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传记作品《刘勰传》，可能是一个作家兼客家人的责任感使然吧！”冯立三也已七十多岁了，现在身体状况很好，哥们儿仍认为他年富力强。他最近出了几部评论集，创作力甚为旺盛，主编了《我们伟大的母亲》等丛书，令朋友们敬佩。

这次聚会中，年纪最大的要算杜高了，已经 87 岁了；还有七十多岁的郑荣来，六十多岁的罗雪村。

老人们坐在一起，回想起上海文艺界一起战斗过的朋友们：我们的长者如徐中玉、钱谷融；同龄人如李子云、史中兴、徐俊西等同行们。徐老已逾百岁，钱老近百岁，身体尚健。最近钱老还来北京开全国作代会，成为记者们的采访焦点。史中兴不断有长篇小说、评论集问世。大家甚为高兴。最近，他赠我一本《每一个今天都是年轻的》，书名很好，内容丰富。书后附了他外孙李季宇的一篇文章《老人也可以活得年轻》——“老人也可以活得年轻”，这句话说得更多精彩啊！徐俊西由文化官员转搞文艺评论，不知近况如何？可惜的是，我们的大哥大姐江晓天、顾骧和李子云都离开了人世……

写到这里，我想起辛弃疾的那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我们如今虽已渐渐变老，但后继有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回忆回忆“烽火扬州路”就可以了。“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昭明文选》），好好保养自己，如曹操所言“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矣哉！老朋友们！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